

黑

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

澤

明作

集

明

黑澤明动感作品集

(第一辑)

作

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品

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集

劍

霸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一章 洛阳关道好大雪

风消云散，夜雨随之而遏！

晨曦霞辉，笼罩着极目无际连绵千里的崤山！

霞光金里渗红，红中透金，映照在新雨过后纤尘不染的万千林木上，闪闪生辉，彩霞万道！

望之，令人顿生清新隽逸之感！

困龙崖，位于崤山深处，人迹罕至。

此崖险峻高绝，仞壁千尺寸草不生，不要说是人，就是猿猴之类，亦望之怯步，认为无法攀登！

因其太过险峻，形容其险艰之处可以困顿云龙，故以困龙崖呼之。

奇怪！

连猿猴都望而怯步，认为无法攀登的困龙崖！

此时，却人影幢幢，晃来晃去，足有六七名之多。

凝眸仔细观望之下，不由更令人拍案称绝，惊奇交集，几疑所见非真，而是身处幻境！由于晨雾消散，视界明远，对当前的情景，看得较前越发清晰逼真，而音容可辨！

只见，这崖顶上广阔平坦，约有三二亩方圆，林木稀疏，尚有两栋巨石砌建而成的石屋！

屋前或立或坐的有六名，均年逾知命，鬓发霜白的老人，其中则僧俗兼有！

这几名老人此刻均沉默不语，神色庄重，做深思状！好象每一个人，都怀有无限心事似的。

他们像这样闷声不响足足有数盏热茶之久！

这时紧依着石室门首而坐的一位矮胖老人，目光一扫其余几人，接着，出声打破这死寂而异常沉闷的气氛，无限感慨地说道：“我们六人，本来均已封剑归隐，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一切是非，想与清风明月共度晚年……”

“孰料！此次为了神州一剑，我们六人竟同时再度踏入江湖！

“然而，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，合我们几人之力，不但未能替武林维护正义，铲除此魔。

“相反的，连此人是老？是少？是男？是女？没能查出不说，甚而连人家的影子也没看到一丝，那就更谈不到摸清此人的来历及派别哩。

“再者！我们六人相约来此，为的是共商善策，以襄义举！可是，昨夜议论中宵，毫无头绪！

“我看！照目前的情势发展，除了遍传侠义柬，群力而外，可以说别无善策，未悉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语声中，这矮胖老人又转目向其余几人扫视过去。

他目光到处！

只见其余几人，一个个均是长眉紧锁，向他怔怔地望着，而神色之间，则是犹豫不决……

这种情形，使他感到进退维谷，无法决定，眉峰亦不由紧紧蹙在一起。

他很清楚，眼前几人，均是名重一时的武林高人，并且均已封剑归隐，退出江湖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哪一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。

此次六人相继出山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若非关系着本门在江湖上荣辱存亡的话，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山的。

然而，几人复出江湖，已有数月之久！不但未能替本门挽回厄运！甚而一点希望也没有！才密约至此人踪罕迹的困龙崖顶共商善策！

试想：以他们六人，在当今武林中的地位、武功，在此情形下，已经感到愧赦自惭，羞对同门。

现在若再让他们老着面皮，具名柬请当今的武林同道襄助义举，不论其等居心如何，定被江湖上好事之徒讥为势遏技穷，忝颜而为，盛名清誉将更蒙受损失！

此刻，困龙崖顶，又恢复到原先那种沉闷死寂的气氛，只有呼呼的风声，夹杂着枝木摇曳刷刷声响，替这死寂的困龙崖顶，带来一丝生气。

原来，这与会六老，均为当今武林中一代高人。

自右而左——

第一个是少林高僧惠禅上人，在其下首席地盘坐的道者，出身武当，辈份极尊，为目下武当掌教的师兄，道号一修。

依序而下，为王屋派杰出人材，铁剑追风客诸铭传，再下去为太极名家赵正萍。

紧傍着太极名家赵正萍而立的那位，身躯伟岸，皓首雪鬓的高大老人，出身泰山门下，以掌力称雄武林，姓朱讳乃素。

最后一个，也就是适才发言的那名矮胖老人，此老艺出终南，为终南派硕果仅存的老辈人物。

此老姓柳名衍，以点穴、指功，见称于武林，其双手晶莹洁白，美如玉雕，故有玉指神翁之美号。

这六位一代武林高手，相对默然，不发一语。

从彼等神色中，可以看出，每一个人，都是心情抑郁愁绪倍增。

这时，铁剑追风客诸铭传，目光一扫其余几人，接着怒声说道：“我就不相信，这神州一剑生有三头六臂，值得如此大费周章，其无非机智过人，行踪诡密，不易为人所察而已。

“不是我铁剑追风客大言不惭！其一旦被我碰上，定不容其逃离我这柄铁剑之下……”

铁剑追风客在几人当中，年龄最轻，而脾气也较他人暴躁，气怒之余，才口出此言。

就在他语声甫落中……

倏自石室左侧的一株高大柏树上，传来一声浑厚嘹亮，如龙吟般的长笑，哈……

接着就见一线白影宛如凭虚御风般凌空飘落。

那条白影，着地无声，点尘不扬，显示出其轻功火候已达登峰之境。

这六位武林名宿，闻声色变，暗吃一惊，不约而同的从地上腾身而起，循声望去。只见身外两丈左右处，负手站着的一个青衫一袭，身材修伟，剑眉朗目，面如冠玉，神态温文的少年书生。

此时，这少年书生，已辍笑而立，然其笑声余音，犹回荡四野历久不散。

六位老人对少年书生一打量之后，心里各自一震，忖度自身功力，不论轻、内，两道均较少年为逊。

少年书生负手而立，衫襟随风飘曳，两道闪闪生寒的目光，凝注着六人，神态之间，倨傲冷峭已极。

铁剑追风客诸铭传，长眉轩动，沉声说道：“你……”

少年书生对铁剑追风客将手一摆，阻止他再说下去，接着将俊目一瞪，盯视铁剑追风客一眼。

四目相接，铁剑追风客机伶伶打了个寒颤。

只感少年的目光，倏然间变得犀利如刀，直欲洞穿己胸。

少年书生对铁剑追风客一瞪之后，即冷冷的说道：“不才在下，就是诸位所要追寻的神州一剑，今日自动送上门来，未悉诸位将如何处置在下……”

铁剑追风客，被少年威仪所慑，将到了唇边的话，又给咽了回去，当时不觉，事后思之颇感羞愧气恼，遂不等自称是神州一剑的少年书生把话说完，已再度沉声说道：“神州一剑，看你一表人材，孰知却生就一付蛇蝎心肠，横行江湖滥杀无辜，这还不说，出手之残忍，为前所罕见，不忍目睹。

“似尔这种残暴之徒，杀之犹有余辜。

“不过，老朽念上天好生之德，奉劝阁下，从此洗面革心，多行善举，不再滥杀无辜，为害武林……”

略顿！目光一扫神州一剑，继道：“否则！老朽掌中铁剑，要重开杀戒，这困龙崖顶，就是尔葬身之地……”

说完，双目神光暴射，凝注着神州一剑。

神州一剑负手远眺，神色悠然，对铁剑追风客的一番话，似若未闻，目光从远处慢慢拢回，一瞥铁剑追风客，才冷然而语道：“诸铭传！你真是大言不惭，像你这种徒负虚名之辈，本少爷在三招之内，夺尔掌中铁剑。”

铁剑追风客长眉轩动，沉声怒喝道：“好狂徒！老朽……”

神州一剑不等铁剑追风客把话说完，即冷哼一声插嘴说道：“诸铭传，废话少说，注意！本少爷来了……”

了字出口，缓伸右手，食中两指环扣，向铁剑追风客持剑右手的寸关穴轻轻一弹。

只听，嘶的一声，一股极轻细的破空劲风，应弹而生。

场中六老，在神州一剑现身之际，凭他们数十年的江湖经验，一眼就看出神州一剑，胸怀旷世绝学，为近数十年来罕见的武林高手，心里已存警惕！

铁剑追风客诸铭传，他何尝看不出来。

只因他脾气较暴躁，对神州一剑的倨傲神态，看不顺眼，一怒之下，才持剑挺身而出。

神州一剑警告之语，方自出口，他早已做准备，暗中蓄劲以待，目光炯炯盯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

当神州一剑指劲飞袭而至时，他已凜然色变，本能地沉臂错步向后掠去！

神州一剑又冷哼一声，原式不动，猛蜷疾弹！铁剑追风客，只感数股微细的劲风，交错而至，如网当头，左、后、前三方，均被封住，只有右侧虚空无物。

而奇就奇在，这数股交错袭至的劲风，所奔的方向，全是人身上的几处要穴。

此刻，铁剑追风客真是惊骇万分，左掌贯足真力凌空虚挥，而身形则向右侧闪了过去。

神州一剑又冷哼一声，趁着铁剑追风客晃身右闪之际，又将右手中指，微蜷疾弹。

指风所奔的方向，依然是铁剑追风客持剑之手的寸关穴。

等铁剑追风客发觉，欲避已迟，只感右手寸关传来一阵麻

痛！五指本能一松，掌中铁剑随势疾坠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州一剑又发出一串哈哈……长笑，身形一晃，快如风驰，将凌空下坠的铁剑，抄握在手，持剑晃身退至原处。

他这一来一去，不过眨眼之间，可与电射风驰一较长短！

他朝那柄铁剑睨视一眼，然后轻蔑的自言自语道：“这种废铜烂铁，也拿来现眼……”

语声中手腕轻轻上下一抖，铁剑追风客那柄仗以成名的铁剑，到了他的手里，就如同朽木枯草一般，被抖得寸断碎裂。

铁剑追风客，脸色苍白汗落如雨，伫立当场一动不动。

其余五老的神色，比他也强不了多少！

其中，以玉指神翁柳衍为最甚！因为，他是以指功点穴见称于武林，在六老之中，以他的功力最高！

现在他目睹神州一剑所施展的“弹指神通”，可说是已入化境，比他不知要强过多少倍！

至此，一团阴影，掠过他的心头，扩大！扩大！

同时，一种极不祥的预感，涌现脑际，不由轻叹，暗道：“就眼前情势看来，这困龙崖顶将成为我等六人埋骨之所……”

神州一剑手握断剑之柄，目光一扫六老，道：“你们六位破例下山之目的，在下已洞若观烛，而在下未出山行道之时，曾立下重誓……”

略顿，又扫视六人一眼后，声调突转狞厉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要，杀，尽，天，下，敌，视，及，意，存，杀，害，我，之，人……”

上面的十数个字，他好象花费了极大的力气，最后人字出口，他竟轻轻吁了一口气，才又继续道：“照你等的蓄意及我的誓言看来，我你双方已成水火之势，不能相容。

“换言之！这困龙崖顶，不是六位归天之处，就是我神州一剑埋骨之所，生死谁属，实难预料，话已讲明，六位注意了……”

六人闻言，神情立现紧张，一个个暗调真气，蓄势以待。

神州一剑目光一扫六人，微微一笑，身形一动，欲进倏止，微思，继续道：“各位慢点紧张，在下还有两件大事忘了交待……”

“其一，稍时动手之后，在下侥幸获胜，而六位当中，若有人带伤不死的话，这应归属天意谴罚于我，从此我就绝迹江湖，觅地归隐，十年之内不履江湖寸步。

“其二，我自沦入江湖，为时虽短，而死在我手下之人，却难以胜数，这些被我戮杀之人，其死因有二。

“一是应我誓言，一是于无意中窥见我的庐山真面目，故杀之以灭口，现在我就展示本来面目，供各位过目，少时动手之后，倘若各位疏忽失招，而为在下所乘，也算是死而无憾！”

六人至此，方知神州一剑这俊逸的外表，并非其真实面目，一个个均抱着好奇之心，目光盯注在他的脸上。

其中，玉指神翁柳衍对此并未注意，因其脑际正在筹思密虑着一个重大的决定……

他这个决定，不仅关系着他个人，同时，也关系着整个武林，就因他这一念之起，挽救了一场武林浩劫。

神州一剑在六人十二道目光注视下，右手抚在脸上，不动不语，而其神情好似异常激动，浑身微微发抖！

六人讶然惊奇的望着神州一剑，不知道他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，一个个屏息盯注一眨不眨。

良久，良久之后，神州一剑好象下了最大的决心，将抚在

脸上的左手，用力向后一抹。

一付惨绝人寰，令人不忍目睹的面孔，随着一抹之势，展露出来，六人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声惊叫。

原来这神州一剑的真实面目，竟是用一条条长达数寸的疤痕所组成，黑红相间，使人望后生寒。

神州一剑用手抚摸着脸上的疤痕，倏地发出一声狞厉的长笑，仰首向天，厉声吼道：“我恨！我恨！我恨天下所有仇视及使剑之人……”

吼完，又连连狞笑不已。

六人默然无语，他们知道神州一剑定有一段伤心往事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

好半晌神州一剑才止住惨然狂笑，缓缓转过身形，将那付假面具罩在脸上，才又转过身形，神态之间又恢复原先温文之态，目光望着六人，低哑着语声道：“好了！请各位留意！在下要动手了……”

场中刚刚缓和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。

语声中他的身形一晃，直奔六人欺身而进，右手剑柄凌空一挥，立时发出破空厉啸之声。

他这欺身挥臂看来无甚出奇之处。

但！看在六人眼里，剑柄所指之所，均是奔向自身的要穴而来，不由纷纷晃身后退。

六人不前不后，不快不慢，同时晃身后退，无形中，中间让出来一大块空地，而神州一剑恰居其中。

他手握剑柄，傲然环视一周，接着双肩微动，身形快如电射风飏，右手剑柄指划之间，分袭六人。

六人只感身侧风声飒然，连敌人是如何出手都没看清楚，

拒退之念尚未兴起，胸前要穴，已被点中，剧痛连心，神智昏迷。

闷哼连传！六人当中已有五个人仆卧在地一动不动！

显然是伤致要穴，回生乏术含恨九泉！

只有玉指神翁柳衍屹立不倒，双目不眨的盯望着神州一剑！

可是！从他脸上的神色中可以看出，他也受了极重的内伤，此刻！不过是强打精神，勉力支持而已！

神州一剑见状，脸上依然是木无表情，而他的双目之内，却射出两股由悔恨，绝望，痛苦……等交织而成的异样神色，朝柳衍注视有顷，突然仰天凄厉狂笑道：“天意！天意！老天你为何对我龙伟秋如此不公呢？让我再忍受十年痛苦……”

边笑边踉跄飞驰而去……

雪压老树枯藤！

水凝伊水长流！

好大的一场风雪！连续数天飘落不停，并且是越下越大！放眼四眺，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，整个大地就如同银装玉砌一般！

积雪没膝，行人绝迹！甚至连一条狗也很难见到！

大地，静寂得如同死境，只有呼呼的凛冽风声，划破了这静籁的四野。

通往洛阳的官道上，已积雪数尺，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！除非特别谙悉此处地理环境之人，尚可凭其记忆，寻出官道所蜿蜒的方向。

如果换一个生人的话，他真不敢冒险而行，迷失方向事

小,雪中行路陷坠深坑遇险事大。

基于此因,这条平常行人如梭,络绎不绝的阳关大道上,此刻,却看不到一丝人影。时近黄昏,天色已渐渐的暗了下来。

大雪依然飘落不停!

冷风亦依旧劲吹,并且有越吹越劲的趋势!

蓦地!远处传来“唏聿聿……”的一声马鸣!

奇怪!在这样大的风雪天里,况且又时近黄昏,竟有人不畏严寒及绝大的危险,纵骑驰骋。

说好听一点,此人真是雅兴不浅!

说不好听一点,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活得不耐烦的二百五。

马嘶声中,一匹汗气蒸腾,周身乌黑的高骏健马,直奔洛阳这个方向驰来!

马上骑着一个白发皓首,绵衣裘袍的矮胖老人。

这矮胖老人好似久病未愈,神情之间显得困乏萎靡已极!他骑在马背上身形来回摇晃不停,有几次都差点滑跌下来!

那匹黑马!真是神骏异常!行走在数尺余厚的积雪上,依然纵跃如飞,丝毫不显露疲惫之态!

同时,它好象对洛阳附近的地理,异常熟悉!

因为,它始终沿着被积雪所掩没的官道上飞驰!连每拐一个小弯,它都摸得很清楚。

一人一马纵驰在这风雪交加中,令人不可思议!约两盏热茶之久,洛阳已遥遥在望,顶多还有一二里路之遥。

黑马这个时候突然将飞驰之势慢了下来,扭头望着老人,唏聿聿……发出一声低低的嘶鸣!

老人由于身受极重的内伤,一路行来神智都是恍恍惚惚,

迷迷惘惘的，究竟是到了什么地方？他一概不太清楚。

黑马一声低低的长鸣，才使他的神智稍稍恢复清醒，艰困而费力的将头慢慢抬了起来。

只见他面如金纸，眼眶深陷，目光黯淡无神，怔怔的望着黑马好半天，才举起颤抖的右手，轻抚着马颈，低哑着语音，道：“青儿！你辛苦啦！”

仅仅吐出了六七个字，对老人来说，好象已用了极大的力气，只见他气喘吁吁，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急咳！连连喷出好几口浓紫的血痰。

经过了一阵剧烈的咳嗽，老人觉得自己的精神反而好了不少，抬臂抹去尚滞留在口角旁边的血迹。

这种精神好转的现象，他并不感到欣慰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自己的内伤，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！

如果，他不是因为尚有一件重大的心愿未了的话，怕不早已自求解脱，而不再忍受这如箭刺心的苦痛！

他用手轻轻揉抚着胸膛，接着发出一声长叹！凝聚目光向前遥视着已是万家灯火的洛阳，脸上闪过一丝凄凉而绝望的神色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才到洛阳啊！距离终南还遥遥数千里，恐怕支持不到终南……”

自语至此，戛然而止，将其忧急悲伤的心意，表露无遗。

那匹黑马一直盯视着老主人，神情之间显得着急惶恐不安，又发出唏聿聿……一声低鸣，才拔足奔洛阳驰去。

洛阳为我国五大古都之一，据载，东周、东汉、北魏、后唐等朝代皆建都于此，交通便利商业鼎盛。

除此而外，名胜古迹尤多，如：

城东的白马寺，相传建于汉明帝，为我国第一古刹。

城南的龙门山，横跨伊水两岸，潜溪寺、九间房、千佛崖、老君洞、香山寺等诸名胜，皆建于此山。

再者就是城北的邙山，多帝后陵寝，名人古墓。

其他的如金古园，关帝庙等古迹，不胜枚举。

如在往常，这个时候，洛阳城内正是华灯初上，夜市方兴，叫买叫卖之声不绝于耳，人群如梭，络绎不绝。

而今天则大不相同，人们畏寒怕冷，都呆在家里，足不出户，除非有不得已的事情，才顶着大雪，冒着寒风跑出来，事情一办完马上就又返回家去。

因此，洛阳城里冷清清的，很难看到行人。

黑马驮着老人，缓行在街上，走到一家名叫来福客店的门前，老人慢慢爬下马背。

由于积雪过深，再加上老人的伤势发作，双腿深陷在雪里，说什么也爬不起来，只累得他青筋暴露喘息不停。

他正在用力挣扎的时候，惊动了店里的店掌柜，探首一看，随即发出一声惊叫，急忙喊出两名伙计，把他拉上台阶！

他喘息一阵，然后有声没气的说道：“伙计，给我准备一间干净的客房，并请将那匹黑马拉走，多加草料，明天一齐算帐。”

店掌柜的连声称是，命一名伙计把马牵走，一名伙计扶老人走进客房。

伙计一面替他拂去皮裘上的雪花，一面准备扶他躺下。

他轻轻将头一摇，低声说道：“不用！你赶紧给我拿一壶开水来……”

伙计连声应是，转身离去。

他等伙计走后，双手扶着桌沿，喘息了好一阵，才强打精

神，盘膝坐在床上，伸手由怀里取出一只玉瓶，从中倒出数粒丹丸，一齐送进嘴里，然后闭目调息。

此刻他很清楚，自己万万不能躺下去，否则！这一躺下去的话，说不定就永远无起来的那一天。

故而，他忍耐着万般痛苦，强行运气调息。

伙计去而复返，将开水放下，然后恭声问道：“老爷子！给您准备点吃的吧！”

他将手一摆，道：“不用了，你去吧！有事唤你再来……”

伙计垂手而退，临去尚回头瞥了老人一眼，暗道：“这老头子病得可不轻！要是死在店里，那才倒霉……”

老人吃下自制的治伤圣药，又将息了好半天，才算喘过一口气来，不过，比起昨天来，伤势又加重了不少。

他真担心自己明天不能继续赶路，那样一来，一切都完了，他清楚自己的伤势，只有加重不会减轻！明天不能走，后天就更不能走了，说不定这一辈子也……

他思忖至此，周身倏地一阵抽搐颤抖。

此刻，他胸中除了伤势不断传来阵阵剧痛外，并有一种比此更利害无数倍的绝望痛苦在折磨着他。

他突然陡启双目，大声的呼道：“柳衍！柳衍！你不能死啊！否则，一番心血白费不要紧！而十年后的一场腥风浩劫，将有谁来平息……”

原来这矮胖老人，就是在困龙崖顶劫后余生的玉指神翁柳衍。

他这番大吼，对他来说已是尽力而为了！

然而，别人听来，就如同是梦中呓语，含混不清。

情绪激动，思潮起伏，更加重了伤势的恶化，在一阵剧痛

稍过的时候。他猛然憬悟自己再要如此胡思乱想的话，怕连今晚都熬不过！他赶忙摒除思潮，使灵台空明，一心一意的运气调息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前突然出现一条矮瘦短小的人影！

此人好似有所畏惧，欲进不敢，欲退不能，在门口踌躇不去。

玉指神翁柳衍虽是身受重伤，但他过去到底是江湖上的一代高手，听觉较常人为灵，门口的异声已引起他的注意，陡启双目，发现门首有一条短小的人影晃来晃去，遂沉声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人字出口，门外已传来一声清脆的回音，道：“是我，老伯伯……”

语声中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衣着破烂，身躯矮瘦的幼童，双手托着一个布包，走近老人，道：“老伯伯，这是您的吧？刚才我见您睡着了，不敢出声惊扰，结果还是把您给惊醒了，我真该打……”

幼童站得远，他并未注意，等幼童来到近前的时候，他只感眼前一亮，惊容立现，暗道：“好一付美材，可惜相遇恨晚，一切都是枉然……”

他一面思忖，一面向幼童仔细打量过去。

只见这幼童年约十岁左右，穿着一袭千补百绽，破烂不堪的棉衣，一双小手冻得红中发紫，紫中透亮。

立在当地一直发抖，但这并掩饰不住他那天生的灵秀之气，尤其一双瞳眸，熠熠生光，如同两点寒星，隐泛威棱。

他从幼童手里接过自己那方布包，暗叹一声！继忖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即如此英气逼人，将来更不可限量，可惜自己身受

重伤，一切都是枉然……”

他忖思至此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神色，目光再度向幼童盯视过去。

幼童见此行目的已了，遂恭身而语道：“老爷子，您休息吧！小的要走了……”

说罢！又对老人恭施一礼，正待转身离去之时！

玉指神翁柳衍，突然说道：“慢着！小友你家住哪里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家里都有什么人？能否告诉老朽……”

幼童一听先是一怔，接着脸上倏然布满凄苦之容，小嘴一撇眼圈一红，泪光浮动，显出要哭的样子！

但他立时强行忍住，并举手抹去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就在这瞬息间，小脸上又恢复原先的神情，怔怔的望着玉指神翁不答一语。

玉指神翁行道江湖数十年，阅人无数，他一眼就看出幼童的身世定是孤苦凄凉！微忖之下蔼颜笑道：“小友！可否将你的身世告诉老朽……”

幼童又对玉指神翁怔望了片刻，才生硬的说道：“我姓曲名叫玉枫，没有家！也没有亲人！爹娘在我很小时就死去了！至于其他的我就一概不清楚。”

玉指神翁心里又一动，继续和颜悦色的问道：“你父母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？”

幼童眨眨大眼，望着玉指神翁，将头轻轻一摇。

“你连一点印象也没有？”

幼童又将头轻轻一点。

“此店的主人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幼童闻言，小脸一绷，怒形于色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什么人也